

# 1 【██】 █代曼提柯█月下小██

L坐在小巷里食人。███，咯██咯██，生肉真██。老男人跟他██教，你的源是██食，嘛██之吃就██了。但是好端端一个██奇人██就被无良作者██砍了，死也死不明白，只能流██在其他██小██的反派里做做替身，打打零工。幸好死了就不用担心什么██牙██，██在老子牙口好着呢！咯啊但是好想正常地……吃吃肉啊……

L寂寞地把道具的手指██扳了下来，蘸了蘸██油。好像██个作品第一次tv化是在██千年，██在快██了二十年；原作里是喂██物██色的液体而██物晚上吐出██髓——██个██髓好像██能上██。L在正常又清醒██知道怎么制一些有点危██的██，所以感████个██定非常██爆。

正在██么想的██候感████里一暗。L不善言辞，在学校里也只和几个学弟很熟（多余的情██），此情此景就是██准的月光不佳！无以成事嘛。

哦哦、好像是小巷那██冒出来一个人。

L冷静地准██站起身，却听到██方██：“听力下降了啊，我站██好一会儿了。”

感██好像是以████里是拍██地点走██了的人？

“……等等啊学██，你不██得我了？”

██ddd一██的██气是怎么回事，我████你██？L放下那根██爪，道：“抱歉啊，我██比██亮，能不能麻██你██来啊？”██是██么██其██手里握住了包里的匕首。

夜里██有点大，月亮暗了██次，██方██了好一会儿才一██一拐地移██来了。其██L依旧没有██起██爪，因████方的身型██不了，就是那个要了自己命的那位小姐。物是人非阴阳██隔，██在自己早就恢复了██在上学的黑██状██，按道理██根本██不出他来。L在死后早██全本了，██得作者要是能██写██老人家女婿都有了，何苦追着什么根不根的什么源跨界追凶。

再██死掉的是我吧！

（每个人都所在化了，██不起）

██方██来了，██起一只手：“██，学██。██不起啊，看你吃人吃得津津有味，站着站着就脚麻了。”

L██住了。████真是老朋友了！第一次████食就是██了██明那位——小姐？和自己是一██的特殊的人。██在██个特████自个儿脱离下来独活（独死）了，真是幸甚至哉，堪比从沉船残骸上刮下来的珊瑚。

我██得特████！！██种大人的想法一次都没有██哦。

Z██他沉默下来，只好商██性搭██：“那、██个██程，是████食，好玩██？”

L略一点██：“爽██开夏娃！”

Z原来主要是造成一种路上偶遇██人魔的大背景。他██在依旧在念高一，也依旧很██████种工作。

你也好，我也好，██人的尽██就是自██，否定的尽██就是自我否定，意味根本不明。

“不████个，学██你真的跟██告白了？”

“被拒██了。”

“然后就██了人，就██人和吃了？”

“██部分我不清楚，作者是██么写的。”

看起来根本没看██啊。

就██：“你没看啊？”

“反正大部分是██生在我死后的故事。我██是██得██能幸福地活下去就好了。”

沉默。

“但是学██你根本就没出██在礼装里啊，██个作者是真的██？”

“████关心。████礼装是你啊。”

“已██刷到了。”

跟死人████真是有点困██。

## 2 【██】 Good for Your Souls

一回神，他蹲坐在被黑暗██罩的小巷中。没有月光。自己什么██候出██的？毫无印象。眼珠在眼眶里██。然而看不██。就像算准了最坏的██机一██，也没有██。嗅██停滞了。

当然，在黑暗中保持身体██低██是有利的，不██也不尽然。██了站起身而先摸索脚██。随着手的██作，好像原来放在腿上的██西掉到了地上，沉██的一声。██是金属的声音。更确切地██，是匕首的声音。听██既然打破了寂静的真空，其他五感自然也██解放开来。

██什么没有██到血腥味呢。在非常近的地方，非常大的源██，就像血友病一██气味令人██望地无法止住。近乎妄想般的非██感██他██得是自己██断了。但很可惜，他在██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能感██到自己脖子██性的状██。

就像舞台██布景一██，月亮突兀地从云██机械降神。身██是尸体。██是人的？但是已██扭曲到不能辨██的程度了。好像被野██撕碎了，但██没被吃光。一一██明附近有野██。██的，敏捷的，██力的，像██子那██的。██子能██入██条狭窄的小巷██？██一定是人干的。不是人的人。最近██种新██很多。我██什么在██里？下一个是我██？陷入混乱了。如果不赶██退开，就会被困在██异常的光景中。但鬼使神差地，他把手伸██了自己的口袋。那里有？

血晶片。是的了，血晶片。摸到用自己的血做成的██。足██力，能用██烈的幻██覆盖██。原来如此，不用主██逃避也能去██一██的方法。如同那位大人██的，那就是探██自己的根源。██然██在██不清楚，但是自己的血某种意██上也是根源。

像嚼口香糖一██掏出一片的时候，突然手腕被什么打了一下。下手很重，感██手断了。短短██之内能想象到自己██断了和手断了，██真是比看██在那里的肉██更██的体██。至少是活人，██么想的██候██身体。██方从地上██起他落下的匕首██他。

“██，学██。晚上好。”

他未免██了。██不是██式██？

██没想通，██先██出口：“是你██的？”

月亮把██方的影子照得只剩脚下的一点，自己也是，仿佛置身异世界。月至中天。

“哈。当然不是我。我没有吃人的██趣味。”

此██，他注意到了。██方比在学校里更开朗活██。自称也██了。但自己的思██突然像██水里的稻草一██沉重混乱。血腥味██他困了。他几乎██在就想██眼。

匕首就那██从██方的手里掉下来。随之人影背██身走了。他██得自己理██跟上去，但却██得什么事██没做完。月亮又快被厚云遮蔽了。什么滴到了鞋子上。追溯上去，██自己的左手握着摘出来的完整的心██，██在往下滴着。自己的██衫前襟上也全是死人的血。完全不██得██什么自己要把心██掏出来。

“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学██。”

声音来自小巷的尽██、不，██是出口才██。██色和服的██式在那里，背倚着██命令着。

他几乎不██得在学校里是否██式、跟██什么██了。学校的██被他放██抽██然后上██了，██在打开██得自己的大██在以反方向位移的奇怪方式拒██。

“你真的是██式██？我从来没看██你穿██身衣服。”不██，似乎把██出口倒是格外地██松。

“是，也不是，██然都叫shiki，但我的名字是██。██音相同写法不同。我是式的██一个人格。”

██在██人在街道上散步、██可以██散步吧，██然感██更像██走，不██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根本没有██走的必要，只能理解██散步。自称██的人走得██快，他有██必██小跑才能赶上。

“██什么要走██么快？”██出██也太可悲了，于是他加上一句，“有什么急事██？”

“没有。倒是学××什么要跟着我？”×方微微偏了一下×，“哦？是×跟着我能看到更多尸体×，那来吧。”

人果然是你×的。他在心里下了断言，但是却高×起来。

名叫×的人去了四五个地点。每个地方×他来×都很熟悉，但却不知道×什么。×五个地点好像擅自沿着×道行×的火×，完全不听×路局的×度，在×袋里无形地冲撞。他一会儿×得非常××，一会儿×得身上×冷，但是精神依然浮×于困倦和混沌的中×。×于，他垂×坐在草×××。

“真没想到学×会被×些×景×到。学××血×？”

明知×方×里有×，但是他已×无暇去思考了。他从口袋里掏出血晶片。

“×都是我用自己的血做的了。”

×也不接，只是看向血迹延伸的地方，好像是故意避开一×。月亮稍稍西沉，××着腥味的×循着草尖柔和地吹来。他感×自己会一×栽×睡眠中，而×好像是很不礼貌的。于是他尽力开口×：“我用学校的研究室、好像研究了×品，有致幻作用的。所以，用自己的血，……”

“既然研究×个，×什么×要退学？”

一下子又完全没有敬×。

“……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去向、吧。”他喃喃地×。

“就是在半夜出来×人然后吃掉×？”

“或×吧。除此之外不知道×里能无×掉身上异常的部分。”

异常的部分和正常的部分区×只是×××道的不同。人×然能切××××道，但不可能同××看×个×道。×句×就是×似波×之×的×西。×方自如地×着，好像全自×一×。他没怎么听×去，只是想着在学校里的××式那拒×的表情。像是忍耐着什么的同×××着什么一×。原来如此，所以自己才会如此留意。自己的异常部分想要得到共×。想把×拉去和自己的一×。所以才×的。

“你就是××式身上的异常部分？”

“×然×本来也×不上正常……不×相比×起来，果然是我更异常。奇怪的是，我看到你留下的×人××，并没有什么感触。反倒是×涌起了×人冲×。×就是真物在追逐×物吧。”

### 3 【XX】 Siberian Doll House

if吧，我也不知道，随便写写

在从XX只XX的XX角看，下面的小巷气氛非常XX，有XX名男子持刀XX峙一个人XX：学XX你千万不要反悔  
一个人XX：XXXX，放XX来  
学XX很XX慎地移XX了脚  
XX感XX到其中一个人散XX出了XX物的气XX而XX走了  
学弟看了一眼天空，在下意XX中感XXXX方后退了一步，然后不XX了  
在右XX  
与其XX是感XX到的不如XX是身体自己的XX作而跳开了  
比昨天敏捷了一点  
没有看XX刀影，在XX里  
XX方的右手XX成了尖利的爪形。XX不是XXXX吧。那用排除法，也就是左手当XX一声。XX斗XX束了。  
但是学XX有XX步了  
学XX用右手按着左手的手腕，忍痛XX：那你也没有必要用那么大XX踢吧  
XX中遇到XX种情况要XX得XX刀XX啊，随随便便就被人踢出去怎么行  
XX你的XX作是？是先蹲下来了XX  
XX。能看清XX明XX挺不XX的  
在学XX喃喃自XX不是自学就了不起啊的XX候把刀从地上XX起来XX了他  
XX之学XX打XX了。要怎么XX  
XX能怎么XX啊，只好XX你XX一下了

XX件事起因要追溯到今天中午，正好在街上遇XXXX西的学XX  
XX。XXXX手跟他打了招呼。学XX要XXXX制作XX  
没有。XX起袋子XX我看了，原来是染XX  
XX道是XX色开始退了  
XX啊，就是XXXX里。原来是金色的XX，XX在又会XX出黑的了  
所以XX什么要染金的啊？当XX一看都不XX了  
因XX我的名字再加一个X就是XX子的意思了(\*)，所以就  
我倒是想XX不加的XX在很像女性的名字，但是点了点XX  
所以？  
所以什么  
要XX染成金的XX是  
染回去吧，不想一XX出来就染了。然后再自己剪剪  
XX。用刀XX  
XX，不是剪刀

后面有XX自行XXXX着XX来了，学XX就避到我XX  
我突然有一个主意  
学XX，你XX刀了XX？XX在  
？XX什么XX么XX。我只是出XXXX西而已  
那也就是XX没有吧，快回去拿  
？？到底要干什么  
快，我今天要和你打架，不是，打XX  
学XX神情复XX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我可是本物(?)，如果打XX了我，那就XX明  
好好，行了吧  
好！那我就在XX里等你快去快回。等下你家离XX里几分XX  
学XX好像很不甘愿地把手里的袋子交XX我  
十分XX，来回二十分XX  
不要故意走慢  
所以XX个XX到底是什么  
要是学XXXX了XX当XX，要是学XXXX了，就XX明你刀法不行，我来XX你剃XX  
学XX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同意道：可以

XX其XX我也没XX刀XX！  
也就是XX其XX你XX就空手跟我打？  
XX。嘿嘿XX不起啊，学XX  
学XX看了我一眼，然后右手握住XX匙往左XX了XX圈，开了XX  
只能看到非常XX陋的XX架子，上面XX了一些常用XX。学XX不知怎么的又走出去了。窗XX也随随便便

开着，看起来就好像是生存游戏里的房间。竟然找不到能把手向西放下来的桌子。学？根本没有好用的那种椅子啊

...

学？

在下面

原来有个地下室。沿着梯子往下一望学用手摸着湿正站在下面，看到我之后又回去洗。这个房间里的更多了，墙壁旁的桌子上有的地方沾了化学，有的地方一看就黏糊糊的。

我只好把染放在地上

在桌上找到了一本关于物理化学的，看了起来，然而有很多分子式，只好摸着日光灯呆

好像也没有子啊？突然把心里想的了出来

学听到了，就说：没有也没事的。里面有一玻璃。原来准备装个玻璃的，一直忘了多玻璃

玻璃那么玻璃

歇了一会儿学又说：能先剪吗？我得染好像要吹干

好！我正愁找不到事情做

一起把玻璃搬到了勉强能看清倒影的程度，学坐了下来，把刀给我

我把刀拿起来反复看刀口

可能是从玻璃的倒影上看到我的止，学很不地：干什么？我每天都有磨刀

又没必要？说完我就想起其家里有人帮我保养刀，赶紧噤口不言

磨刀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不是真放用刀在上面磨。有其可以用凡士林涂

好像用油也可以

。但是要用的时候要擦掉挺麻烦

看学这个子他挺宝贝他的刀的，我又想起上次砍荒耶的时候直接把家里一把兼定折了。但是学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兼定

一随便乱想一随便乱剪，学终于忍不住了，就说我：你真的知道我以前型是怎么

我很心虚，但是大凛然地说：其不太得了

学也没看我，也没回，突然弯下腰拉开一个抽屉，在里面翻了一，拿出一相片我

以前国中拍的

高中没有拍

我退学了啊

。就是高中没和同学一起拍

没有。

我就照着相片上的型一自由起来

式君呢？

什么？式那家怎

拍。照片

反正入院手肯定拍的吧？我胡乱地回答。啊也有可能黑桐帮拍

黑桐和式，关系真好啊。我在心里想着

我突然不想剪了。但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提出的，不做完不好。于是我愈注地

等等。你把我当割草啊

叫学了

学比之前色更差地站起来，用手四摸了下，了口气：算了，就吧

没剪完呢！！

不要剪了！他居然拿起起来就很像是什么酸的西威我

那是硝酸？

只是瓶子

学背着我吹干了，一看到我，不禁声音提高了：你怎么不回去？剪都剪完了

那当然是要染！

不用做到这个份上也行的啊

不行

学只好拿出一副一次性橡胶手套我

橡胶，没吗？

什么意思

不会色？我逐渐感好玩起来了

塑料的可以了吧？学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料到打我会么麻一在了椅子上

我在很能体会黑桐君妹妹的心情了...

哦，你花(\*\*)啊。好想跟玩啊...等等，学，你剪短了好好笑啊

本来中分就不适合我吧？

是之前比好看

那等什么快帮我回去啊

其我感最外面成黑的然后里面是金色的比好看

我看不到后面，你自己决定吧

那都按我的意思来咯  
好吧， 好吧

\*☐☐在小☐中出☐☐，是荒耶跟学☐☐的

\*\*☐在黑桐家做客☐曾☐☐花大怒并离家出走一天

## 4【██】林中手█

拜呈 ███干也 █下

█是1999年█生的█人鬼事件凶手的日█。不知█何在山野中██了。

X月

今天…是什么日期呢？我██个都忘了。

好像是和父█坐在大巴█上。我█曾█要去支█市看棒球比█。那么，█何我会在█里？

身体█不了。██也模糊不清。手抬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的█也…。

至少把姓名写上。白█里█。如果有人██了█个，起█知道█生了什么…

好像大巴█的司机因█疲███，翻█到了█崖下。如果█看到了的█，█来帮助我和父█…。

X月X日

手 不能用了

X月X日

吃了一点█西，得到了治█。

X月X日

眼睛又看不█了

X月X日

三天前我在大巴█的翻█中幸存了…但█在回想起来，或██是当█死掉比█好吧。

1995.2.18

离事情已██去一个月了，我█是█得很清楚…那个一定是█魔。

我只在█影里看█那█的惨状，大巴█翻下█崖什么的。但是从没想到会█身██。没█，我是活下来了…但是█救的我呢？我的手脚都骨折了，█外，█因█撞到了岩石影█了█力。日█也是拼着命写下来的。██的我，能在一个月后恢复成正常人的█子，除非有█魔的加持，否██无可能。

自第二次醒来之后，什么都看不█，周█也█是野█的█叫声。但是，我好像是█在硬█的地板上，身下并不像是尖利的泥土。大概是有住在林中的救助█，看到了第一篇日█而把我搬到了█里吧！当█的我心里如此想着。

眼█内好像感█到了火光的跳█，我勉力██毫无知█的手臂█身。“有人█？”想█出██的声音，非常想喝水。

就在那█，听█了碗放在旁█的声音。同█有一个声音█：“那么想喝水，就█吧！”

█个人██不是救助█吧！因█声音非常地年█。█方停了一会儿，嘻嘻地笑了，把水倒在地上。水流█了眼睛，非常痛。忍受不了了，只好坐起来。碗被放在了手里。

我好似被施了魔法一般开口了。“你是█？”

“█然不是自愿救你，但你是不是也██声██呢？”

“█里是█里？█是█崖下█？”

“我把你搬到█里，可不容易。”

“██你。”█便想起了其他的事情，“██您…有没有看到我的父█呢？”

“是什么█呢？…算了，反正除你以外的都死了。你父███也死了吧。大家都左一█右一█地挂

在山崖上，很壮█的景色。”我想大概是身体上的疼痛使思考也出█障碍，█然██了█方██中的漫不█心的异常，但█在提不起█致去注意。

“喝点水吧！你父██然是死了，但是也没看你有多█心。”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活着。”

“活着的，我█把你的左手烤来吃呢！█是救了你的一点█酬，不█分吧。”

我█忙放下碗摸了摸自己的左手。

“██我做的支架！做了三次才做好。”

█个家█喃喃地█着一些“是███？我█得家族█很重要的呢”之█的█。家族█固然重要，陌生人的左手就不重要了█？

“……有……系到警察……？”

“没有，你就等着吧。我出……从来不……通……。”

……在太缺乏……感了。我想，不知……何……活着的我，和一个或……精神不太正常的……子同……一室……想到……里，我……站起来，用……存的右手搞清自己身……何地。

“怎么了？吃了……？”

“吃什么了？”

“……呀！你……没有吃……西。作……你左手的……答，我……你找点……西来吃吧！”

体感没有多……，……方就抓着一……什么回来了，放在火上烤着。气味很刺鼻。大概是看到了我……上的表情，突然……：“快吃！不然我……了你。”

不吃不是也会……死……？……道……有……的……？本来想……么……的，但是一……无力感……来，我只好就着半生不熟的肉吃了下去。……味道……血。……就是血的味道啊。……的地方不是脂肪，而是没烤熟的生肉。骨……上……着神……的地方又臭又……心。

“……是什么肉？”姑且……了一下。

“和你一……死的野……的肉。”

“我，大概……是人吧。”

“……成你……种惨……的……算是人……？……，不……能活……的……，…………”

我只是咀嚼着。肉非常、非常地……吃。

“那个能不能再烤一下呢。”

“再烤一下的……野……到了香味都会……来的。”

“作……我左手的回……能不能把……上来的野……都……了呢？也不用再吃……么……吃的肉了。”

吃到硬的……西了。大概是……扣吧。我把它吐在碗的方向。

“？烤肉是不是要淋上油一……的……西呢？”

我真害怕……家……的异想天开：“我……，我……，大少……，就随便吃吃吧！”

突然食道涌上一……陌生的感……，反…………来之后才……自己吐了。我不停地咳嗽着，直到喉……涌起腥甜。那不是生肉的味道，是我自己的血。

“太……吃了……就算吃下去也只会得病……”

“你真麻……！好吧！你就好好地……我在那……着。”

接下来的……有点模糊，大概是因……在等下一……嗟来之食的……候睡着了。不幸的是距离……上被……醒只有五秒……了。

“……我起来！我好不容易抓的。”

我想……不定再……天我也会……成被烤的尸体中的一……。

“……什么呢？明天你就可以自己走去医院了。”

“我居然曾……离当代的日本社会……么近……？”

“……。……就是中心，中心就是……呀。”

“能不能留下你的名字呢？起……你也是一位救命恩人。”……于吃起来正常了，……然是有些腥。

“都……了我不是自愿的，我只喜……人，不喜……救人。吃……了睡好了就快……吧！不要再来打……我的清……。”

“你……什么要来……里呢？”

“修行。”……方很不愉快地……。

“……了……路的人，也能叫修行……？”

……回又……成了最开始的嘻嘻的笑声。“没……，道路魔的修行。”

果然是惹上了不……惹的人。……然……袋在……出警……，但身体……是屈服于……。我……是真正地睡着了。

之后，就在医院醒来了。明明……得好像……方……走之前……了“那我就把你的左手拿走了”之……的……，但是等到拆了……，左手好好地……在。骨折好像是一……幻……，除了高……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我……的是父……活着。……，一开始就没有死。去支……市的路上被……撞了，反而是我受……比……重。父……我都是高……中……的乱梦。我知道他……的不是真的，因……我的口腔……得父……脖……的肉触感。很……吃。我不太能理性地看待……了。……本日……就先放在……里。

“你……得如何？”

我把一次性手套脱下。

“要我……？……本日……是……造的。至少，不是全部由白……写的。”

“日……的……、叙述的口吻……常有出入。”

“那是……助的方面。”

“出……的……一人物很像我……的一位熟人啊。”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去……那里。”

大……叔叔想了一……。 “但是……什么要……造？据我所知……确……是……生了。白……的父……也并没有在……中身亡。”

“我想是……了……【白……的起源是……食的理……】一个确切的……据。”



“你魔魔的事情我是完全不。反正凶手正好整整死了年，我才会把本本的日拿给你看。”

## 5 【 】

……好。了。

得好像固定是在房那。只有家人会打。如果是么近在咫尺的声音，是学打来的。我摸索了一，着眼睛按下了通。

学：“你没醒？”

我：“在睡，什么事？”

“你晚想吃什么？”

我想了一，想得又快睡着了。那来地播的声音，得好像地站旁有一家意大利面，我便：“我想吃意大利面。”

那沉默了一下，学又：“家里没有番茄了是吧？”

我坐起来，回了一下。“好像有面，有米，有咖，没有其他的了。”

“咖留着我不在的候吃吧。那我路去一下番茄，有青菜。”

“好，路上小心……”

没听到回答就挂了。然是很困，但是得有里有些异常。我又睡了一会儿，，大概五分，不超十分吧，决定起床，开新的一天。

洗漱好穿好衣服，窗外异常昏暗。原来是下了小雪。路灯照在行的上，本来我住的片就不是很靠近市区，所以睡的候什么也没听到。如此推之后，我打算出一下。

开了窗之后竟然异常地冷，平常只要穿了和服就没事的。我在找黑桐送我的帽子，式送我的巾，有珠小姐送我的。如果要押韵的，秋隆先生送我的房子。

鞋子——鞋子穿什么？早知道冬天的衣物搭配是不是向式好啊？没想到有身体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常不是我管的那吧！

我想穿木屐出去。木屐不会滑。但就算是我也知道太冷了，直像是自。式穿的丁靴在他自己家里。按道理也我留一双吧！想到，我式打。没有人接。再打一次。

“鞋子在里？”

是秋隆。“是大少？”

“我不是哥哥。式接！”

“什么事，？”

“明明就在旁什么不跟我？”我生气了。“鞋——子——，我的鞋子在里？”

“你光着脚出去吧！”

式竟然也挂了我的。你一个个的。

就穿木屐出去吧。但是一定要穿大衣。我可做不出什么下了雪在上等待偶遇的美人的事。很可惜我的衣服在少得可怜。衣里只有替的和服，道服，万年不的克。不起，学，只能穿你的衣服了。

我此生都不打算像黑桐一穿一般的羽服，当年的新春面已了。想必他在穿得多了。不也定。我家的人就是喜超越代地乱搭配。着子一看，遮住帽子，的巾，黑色大衣直到膝盖以下，一小截和服，木屐。很好。我拿着手套，着，就么出了。

到外面一看，其也没有那么冷。是衣服太重了，穿着件大衣，我的速度可能会下降三成。不我了，本来速度就会下降三成。既然如此，我跑出来又是了什么呢。

学大概会在地站吧。么一想，我既没有，也没有匙。幸好学不会像秋隆一数落我。

地站我是知道在的，晚上睡不着的候常会着走路。一般散步的都超了半夜点，地都停了。最胆大的倒蛋也不会睡在上，然如此，好像也一神秘事件，里面有犯罪的气息。和我无关就是了。

雪好像有点下得密了。我得有些冷，不禁小跑起来。跑了一又得，只好停下。停下又冷，如此循环反复。

有了个身体我才式是多么有智慧。起日常的事都交自己打理的，其他的事自然不必操心了。我好心好意地称，却我快走。我有候真式！

“你怎么来了？”

原来是学看我。学：“我不知道什么我的衣服会在外面自己走。”

我：“我得冷，借用了一下。”

学：“不我得衣服了？和服也有很多款式的。”

我把手套学。学了，我看他的番茄。我拿下番茄，学只好接手套戴上了。

我：“什么你也挂我？可是家你耶？”

学从衣内袋里拿出半截手机，：“在只剩下一了。”

“白痴！一不就是太极？”我看着精湛地把手机削成半截的刀工，突然悟到不是武器划出来的。大概是魔法。

我上改口：“学太害了，在已能交到仇家了。”

“句我就当成是夸收下了。”学，“在想不到是会和我仇？”确，和他仇的人都去了一个世界了。倒不是在夸他。

在雪上走了一，突然我恍然大悟，“不会是因我吧！”

“你？干什么？因你是黑道少主？”

“，”我首。“比如其是想我出来，把我捉住。”

“哦，是么？我得遭殃的可能有其人吧？”

“是的，而且我非常了，如果不能在十分之内好意大利面，我就要了他。”我。

学看了我一会儿，用空着的只手把我肩膀向一个方向。“怎么了？”

“好久不人了，快去人。”学。“意大利面的厨子就在面。”

## 6【式】

小时候，式和我常玩一种游戏。我站着不动就好，式会随心所欲地把我分成一块一块。有时候情绪安定不下来，有时候又很冷静。从游戏中我学到出刀是有情调的，而最佳的情调是空。我的假想身体如同坏了的粗劣的陶土片，一块一块地堆在地上。心象中的水倒映着自己，我看自己走过来。每次喉咙也被切断了，我一点也没法呼吸。

与式不同，我喜欢切花。切花插好之后如同一幅静画，花瓣的纹理是像包装袋的裂口，人想沿着切口切开看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式不愿意与我玩了。或是外面的什么人魔案不安了。式会担心是我或者，自己，犯下的罪行。去跟黑桐说了也没有用。黑桐的式，式能帮助式的吧。我想式是不可能除了我以外的人的。不，究竟我算不算是一个人也是未知数。

可以明确地式是人不是我做的。式，不起，每次是借用了你的身体着脚奔出去了。我会有一种感觉，在某某刻大概会在式里有尸体，式的尸体嗅就像吸血鬼一样灵敏。昨天晚上是第三次了，但是警方没有发现呢。警方会什么时候才发现呢。到那种程度了，大概秋隆会把你禁足啊。

昨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了。看到了不完全的死的式面。因式我很，差一点就比人鬼早到式了。那个人溜走了，不，我不是很在意。和上次相似地，如同喉咙也被切断了，就像在想象中复活的死法。式个不是人形的式西却没有死，我蹲在他旁边，他好像要。

“¥-！-【...”

不禁想伸手去触碰那个式色的大洞。

“\*%》=”

就式断气了。死和生之式的太短了，我式没有摸式。

式，我想式个折断的脖子就像你我一样，最式一定是会分离的。只是，你式了我式么多次，却从没有式我死后的感受。我开始羡慕起地上的尸体了。如果可以，我想体式自己腐式的感式。

回过神来，我式自己坐在了血泊中。又潮湿又冷，把衣服弄式了。手异式地灼式，恐怕是因式沾了不知名的式的血。如果是自己的血，是不是就会冷静下来了呢？

一定要找到那个人。不，式脖子都没法切断，式需要多加式。

好寒冷。式就是有一个身体的感式。站起来的时候式子也弄式了，不知道式怎么回去。式，我很想有一个身体，很想体式血从式部式涌而出的感式。式我只式你式。式式式式人最初开始就是式了激式我式式的式心而故意式么式的，我沉醉到式在才明白。式的分离就会在最近，一定很快了。

## 7 相性五十

1 您的名字？

：我先来！我叫。然音和式一但写作哦。

白：真是第一次听。我叫白里。初次面多指教。

：多指教！

2 年？

：生卒年（1980.2.17-1996.3.5）居然活了十六耶！

白：死于1999.2.11。我好像活得比一点。

3 性？

：……是男吧？

白：我也？是男吧？

：定集上写白学心中有anima。

白：感是不要太相信奈蘑菇好。

4 您的性格是怎的？

白：好像没有特突出的个性吧。

：我比式活开朗一点。

5 方的性格？

白：我也要作答？

：黑桐学好像个性比孤僻。

白：只是不太和同学而已。

：孤僻的人都是么的。

6 个人是什么时候相遇的？在里？

：是在街？就小巷子里。

白：不？是学校里。

：我没在上学所以不知道呀！

7 方的第一印象？

：原作台【名字那么可？以你是女的】。

白：是？式的感想吧。

：不好意思到你的？心事了。

白：没？本人所以不知道。在？了之后的感想却很日常。

：因我？都死了吧。

8 喜方一点呢？

白：喜？突然意到？君确可以了我不禁害怕起来了。

：毫无人鬼尊的一句。

9 方一点？

白：感，不上来喜但也不上来？的感吧。

：并不。

白：那会有同族的气息？

：好像也不是。荒耶失望了。

10 您得自己与方相性好么？

：可以吧？曾有人提出人宅男同好会的名号。

白：感也只是回家部的种。

11 您怎么称呼方？

12 您希望怎被方称呼？

白：都正常叫就行。

：同上。

13 如果以物来做比，您得方是？

：不是蛇之的。

白：感比起蛇更像蜥蜴啊。可以在上爬。君我的感像。

：式像猫。

白：大家也会可式像猫的。

白：不像蛇的原因是没有那么长的尾巴。

黑：比起蜥蜴来它是退化还是退化？

白：退化了呢。

14 如果要送礼物给对方，您会送？

15 那么您自己想要什么礼物呢？

白：完全没想过的。如果对方是日式的话有些想要的。

黑：和我也是一样的。

白：你和日式区的差别太大了。

黑：一定要有的，比如油之的。

白：用来做什么？

黑：保养刀具。

白：不愧是武道世家。

16 对方有哪里不舒服？一般是什么事情？

黑：奈蘑菇有些不舒服可以问问？我记得我的缺点是退得太早了！

白：那蘑菇叫憾。

黑：原来就是憾的憾。

17 您的毛病是？

18 对方的毛病是？

黑：我也都不知道啊。下次对方生肉了，熟了吃吧。

白：我会问问你的建议的。

黑：？难道有吸血的好。

白：用血解渴只是一种习惯化的表现。对方上吸血是不解渴的。

19 对方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您不快？

20 您做的什么事情会让对方不快？

白：有些项目也很会回答啊。如果是日式的话憾做什么都会很不快。

黑：我很早就死了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哦。

21 你和对方的关系到何种程度了？

黑：我和对方的关系……我是同学吧？

白：你不是没在上学？对方也能叫同学。

黑：那我是一起退学的关系。

白：倒是没。

22 对方初次见面是在哪里？

白：对方不是问了？在小巷子里。

黑：难道是正面面那种？那确实是没有。

23 那对方的气氛怎样？

白：原作只是站在对方微笑。

黑：有那种事？不起看到血我就会触一种失的症状。

白：我已离开了对方所以也没有看到呢。

24 那对方发展到何种程度？

黑：肇事逃逸。

25 对方常去的见面地点？

黑：只能，是街吧。

白：同学放学之后在对方见面，难道不是很正常。

黑：精确一下就是人。

26 您会对方的生日做什么的准备？

白：参14、15。

黑：，其我想要一个被炉。

白：太突然了，是怎么回事？

黑：家里都是开着空调，式又不是很怕冷，所以没有。但是被炉很舒服啊！

27 是由一方先告白的？

白：确实是我式先告白的。

黑：这个答案里面提到式太多了！

白：下次可以多提黑桐平衡一下。

28 您有多喜欢方？

29 那么，您喜欢方么？

黑：和8、9是很像啊。我得也是不喜欢不，也不上吧。

白：其到君本人，我反思了自己，式知得不。

黑：你么想是的，其原作里式有一个人格。

白：根源式？早知道就不告白了。

30 方什么会你得没？

31 如果得方有心的嫌疑，你会怎么做？

32 可以原谅方心么？

33 如果会到一小以上怎？

35 方性感的表情？

白：感大家会是那个用血抹口的部分。

黑：者太了吧。

白：那我会是裁窗帘自己做衣服的部分。

黑：者太了吧。

36 个人在一起的候，最你得心跳加速的候？

白：差点被警察抓住的候。

黑：差点被警察抓住的候。

38 做什么事情的候得最幸福？

黑：在被炉里面吃橘子的候。

白：把去的全抛弃的候。

黑：以要被式掉的候。

白：以那一刻很幸福但是上好像没有那么幸福。有点空虚。

黑：啊，假如么的，那我不是在算命婆婆式有一个幸福的未来的候最幸福？

白：答一次就不要再答第二次了。

39 曾打架么？

40 都是些什么架呢？

41 之后如何和好？

42 世后希望做恋人么？

黑：个交式和黑桐作答是不是比我更好？

白：家里没有人供奉我，的我会世？

黑：那我个状算是死了是没有死呢？

白：你在fgo里面有挂名，所以算活着吧。

黑：在玩fgo的人把式的信刷就可以到我了哦。

43 什么候会得自己被着？

白：如果要感受到来自人的关，那可能黑桐吧。

黑：我也一。

白：是不是因黑桐你吃堡薯条。

黑：确有原因。学是因黑桐翻出了那个stk日所以他感有加？

白：了。

黑：是我的我会大声朗呢。

白：在有地体会到黑桐家的妹妹的心情。

44 您的情表方式是？

黑：我了，是不是我的根源。

白：那就是……食？

黑：我的根源道其就是……死。

白：那真是可怕的。

45 什么候会您得“已不我了”？

白：接着上次感到幸福的吧。感抛弃了作人之后才得作人幸福。

黑：眺望的心情？

白：不会再回去的心情。

黑：但是却回了。

白：种心情和个目想的相近吧？

黑：我以前一直活在非日常当中，所以很有种感受呢。

白：大概我本来就是一个弱的人。

：倒不是个意思。日常我来一直在眺望的西，在这个意上我的感受很相似吧？

46 您得与方相配的花是？

白：黄番花。

：什么回答得么迅速呢？

白：是谷歌出来的生日花。

47 人之有互相的事情么？

48 您的自卑感来自？

49 人的关系是公开是秘密的？

白：是在退学？那确是公开的。

：听式自己有好好地出勤。

白：最后学有上完？

：印象里是不是了来着的。

50 您得与方的是否能持永久？

白：大家都在根源也只是普通地活着吧。

：像人衰退之后那种感。

白：因地方很大，下次可以和条一起打棒球哦。



式走到前，，浅上！浅上藤乃看是式，忙出招呼，同学！便坐在沙  
 上。式：黑桐懿旨，需要十斤女鬼，切做臊子。不要半点男人味在上面。藤乃上招呼  
 个男仆去切。式便道，不要个男的切，你自己切我。藤乃：得，我就去切。  
 便切了十斤女鬼。那黑桐花正待事，式在，不敢前来。浅上藤乃整整的切了一个小，  
 用包装了道，同学，叫人送去？式：送什么？且住，再切十斤男鬼，也要切做臊子。  
 浅上藤乃道，女鬼能吸精气，男鬼何用？式着眼道，黑桐的，你去他？藤乃，既是，  
 ，那我再切吧。又了十斤彪壮的男鬼，也切做臊子，用包装了。整弄了一个早晨，学都  
 没去上，那些咖啡的老主也不敢前来。藤乃：着人将些拿了，送崎女士那里去？式：  
 式：再要十斤不男不女之鬼，再切做臊子，不要半点人气在上面。藤乃笑道：却不是特地  
 来消遣我？式听得，跳起身来，拿着包女鬼男鬼在手，着眼，看着藤乃：正是特地来消  
 遣你！

## 9 Athanor

“学，我有一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黑桐少地断定，“而且你听完想必不会拒。”

一个礼拜之后，白答了黑桐的提。路上，黑桐娓娓道出前因后果。学知道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式？，不是那种关系。是的，学知道双重人格？知道？，那就好。荒耶把手放在他肩上的时候就毫不地：你是批里面最没有魔天的学徒。然，和巫条以及浅神家的人比起来，他只是外，魔和魔法都分不清。分离个人格的手，听上去似乎是魔法，但上用魔也能做到。黑桐的神情波不，他，以崎先生和久寺先生的手段，分离个人格比分离水和油更容易。

接下来的才是重点，个人格一个就是式，一个叫，黑桐有点困地，式是女性，是男性。那位叫崎和久寺的魔法使多余的肉体都准好了，手出乎意料地成功……

既然如此，感没有叫我帮忙的理由。

我想学猜出了后面生了什么吧？一开始，家族的人很惶恐，因从来没有人把拆开（黑桐比划了一下中国的象，但是在白看来，他不如拿switch的手柄打比方），但个人格……如今是个人了，非常相相，会互相替去上学，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双胞胎。但是。

……Doppelgänger。

，就是那。式和只是互相凝着，得方才是自己。一个人不小心碰到了火，一个人的手上出了灼痕。家族去信塔，他以是位魔法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以至于出了小小的玩笑。

在狭小的黑暗中，白思考着：黑桐真是一个好人。他回想黑桐的眼睛。一片不大的，温暖的湖，只有式能在里面安地游玩。白退到了安全的水域。他又想起半小前凝着路上像一般光的水塘，那是暴雨留下来的痕迹。也是他最后一次到个。

黑桐他送行到梯，上久地出了抱歉的神情。在他知道什么：里是半公里深的地下，梯静地滑行。如果他稍微表出疑或反，里也直通京湾。家是个名副其实的

黑道家族。黑桐去做什么，他大概也能猜到。黑桐是作式的代理人来的。所以他才黑桐，不知道自己在里才能帮上忙。真是可笑。

最后一段路需要走楼梯才能到。守他行了一个礼，示意他自己打开。空气里来西和的味道，很像他家住小川公寓的时候。什么是？要是我早一点开就好了。晚一点也行。那就不用看父母了。

黑桐：并不是来自塔的玩笑，崎先生，是烈要求自己搬一个新家——是原，他，要式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之情好深啊。黑桐上出了天真的神情，仁慈的残酷一无所知。了式也被式的人，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在身后关上，白既不知道个房有多大，也不知道房主究竟在里。他在个地方想象着那个双胞胎——那个被奇妙地分离的人格——互相凝的景，就像面子照。有限的空，无限的内心，就像江川乱步的怪奇小——折射出滑稽的模。他地步伐，心想：原来我想要的就是个。我想要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悄悄地死去。事与愿，他碰到了冰凉的衣角，随后是手指。那像尸体一般瘦、无活力的手指随着不存在的心在胸口微微地起伏着。突然，他得非常冷；如冰窟，形容的就是种感受。里是子的内心，并不是无人之地，他又打开了的。

## 10 的肖像

荒喜end。或改名叫去吃吧。

我入家人声鼎沸的餐，在其中找学。我从没来家店，只知道在片街道附近。看到站在口的服就“你好，有”走去，再“不起，走了”走出来。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因重复三四家之后，于有好心人“你要找的店是家啊”。于是，我抵了目的地。

很巧一就看了学端着儿童套餐穿行。我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坐下。学完全不。“我就听到是你来了。是你的，坐下吃吧，”介一下学。学有伶俐的黑，的眼睛，精明的嘴角。真是奇怪，看学的第一眼我就完全不了。我把感受如了，学冷静地判断：“也只是太了。”我叫了一份冰激凌。

学的面前放着看不出是什么的菜，一些蔬菜的尸体，一些物的残肢混合。我仔看了，并没有大米或者小麦的参与。学在些可怜的西上淋了些，就吃了起来。便一，我从不人面前吃，也不人在我面前吃。人吃很雅，所以大家吃的候才要，用听掩盖。但是学吃，怎么描述比恰当？感些食物只是去了去的地方。我心里有更切的比，但并不打算出来。上而言，我只是沉默地出神。学突然停下：“你不吃？”又，“小时候我有食障碍，上了中学之后又似乎得了暴食症。家里人就吃。”些并不礼貌的出来的方式很雅，我只好喝一点并不冰凉爽口的可必思。

“学暴食？体型上看不出来。”

“暴食只是症状的前置。因吃不了那么多，身体只好它再被吐出来。喉非常受，气味也很。因吐了之后也很痛苦，所以不想和人。果同学是看不起他。”学，“君，学校里不道理的事情太多了。”

“有？我得学只是不擅上学了。”我，“学，我要喝可必思。”

“你随便喝。”

“学是想到要找我一起吃？”

“晚上路你蹲在售机旁的候吃吃得香。”

我不好意思是不想吃家里的。我：也没有那么好吃。

学没有接下我故作松的。他把左手放在右手上，再撑着自己的下巴。我看到了学左手上着的。学候：“我在不看你就没法吃。”

“那平是怎么解决的？”

“喝能量料，或者果。”的候，学的表情有些悲。我决定一个从开始就好奇的：“你的手上怎么了？”

学沉思似的开口：“在我更小的候看父没有洗手就入座就餐，所以我不愿意吃那天的。后来有一次，父的工作室的气味泄露了，正好旁是厨房，我一家吃了一周的外送。当很很开心。在我也染上了种味道。”他我看手上被腐的，我和他在餐里。学呵呵地笑了。接着，他又低下去吃那已看不出色的西。我百无聊地着叉子。我也会把食物分成喜和不喜的个大，和所有人一。学的客的些，勉能算是在喜的一中。但只要一想起那个被腐的手掌，以及个手掌的主人坐在我的面前，么微笑着，用并不像人的方式吃着西，我就得食欲全无。

学吃完后，我：如果下次来，帮我点？以及些要不要走。学竟超乎我想的，我吃了一。我：帮我点料就好。学又笑了，那种熟悉的的笑容在我一万个的人上出。那种西叫常。

“我忘了，个你。”

学我一个信封。就是我的左手成我的罪魁首，您笑。我可以打开，学又是那种恭敬中着无所的幼稚神气，和我可以。我打开一看，一些反公序良俗的脆片，在看起来有点像禁品。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把个我家？是下次在里接呢？我完全没有准好展开。在我疑惑的候，学像一青烟一从夏天傍晚炙的柏油路上消失了。

件事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尾。某一天台后，秋隆着一种要剖腹自尽的气出在了我的房。我一拿不准是他要介我是要介他，只好着一不安看着他拿出熟悉的信封；一看到个异常整、仿佛被人研究，而后又尽力展平、恢复原的信封，我就完全回起了那个傍晚的事情，并且得很。想什么，秋隆就着一股气我：“少，是您的？”

“是我学校里的一个同学。”

“您知道里面是什么？”

“大概是废品吧？我自己没有废品。” 他得不容，我摸不着头脑。“是效果不好？那我和他不要再拿来了。”

秋隆低下，喃喃地：“少，看来您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秋隆，你自己就了。”

秋隆并没有听我的，他拿出一片脆片，更精确来，晶片——我到在才看清楚，个西很像一寸照片，但是色的，看起来确异。秋隆取出小刀，把看起来并不厚的晶片剖成半。看清了那是什么，我口无言。

“您得您是在里被拍到的？”

只是些街的照片，或者街拍——不在那里。学是从什么候？什么地点？拍到了我在街上游的照片。然后用影液把有人像的面合在了一起。然后把些送了我。我无法解。也在秋隆看来，我就像坏掉的人偶一，只是看着相片里残缺不全的。

秋隆憾地向我：我被禁足了，往后的三个月里，只有式能在晚上出去散步。并且也需要十点前回家。我没羡慕或者和道歉，只有那种似的感在我的内心。

## 11 梦幻的迷

下午一点四十，白开始收拾西。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要收拾的，的人他可以“开始一段新生活”，因此什么也不需要。可能只是借此整理一下自己即将的前半生。衣服：不算多。物品：自从划犯罪以后都舍弃了。身份：明：着吧。就算着，一个文件袋也足装下。：也以后都不再需要了。他了一口气，看着牙刷和毛巾。此，他突然回想起在老家里的籍。在阴暗的上面，金的封面微微着光。然那不是他的，是他父的。白把一段珍藏地折，然后了了的堆里。他直没有子用品，因此他最疼的就是那的一箱日。

日。种西最好不要写，好像小学的同学曾建：但凡写了就是的根源，如果看了怎么？写完了一本要怎么理？不如等子自然干，一天便去了。小学同学某某着，上的油光。他也把个抹去。他打开自己的日，里面着一些人的事情。全是人的事情。他在地看了，只是得索然无味。

候，打开了。不敲也不打招呼的人不用抬看也知道是。外面的霞光分外刺眼。来了，一黑色的物。他坐在床，：“！学。收拾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要什么，他沉地。声音在狭小的房里回，听起来就像是内在回答。不以意，巧地笑道：“真的什么也不用。”

：“学在看的是什么？”

日。真地翻着，：“好害啊，些式的剪……有照片。照相机呢？”

“你不想内容表意？”

了嘴，想了一下，那姿十分可。“学想听我什么？普通一点的答案就是：哇！太了。”他笑了，“里写着很多感想……‘人的尽’。”

“……不起，”

“是其他的回答，比如，学又没有看着我，我没有格表意——个怎么？”

“个也敬不敏。”

“那就是最后的感想：我得好占地地方啊！”

白得得不定自己能和未来的舍友合得来。

“搞半天我以你是来帮我搬西的。”白。

“怎么会嘛，我怎么可能来帮学你干活？”

有没大没小的，“那你穿套衣服来做什么？”

有于式一的和服，穿着松的服。“没，是吧？我也是的，好看？”

白没想好怎么回答，又：“么凝重干什么？我遇到每个人都，每个人都露出种表情，那是什么意思？Why so serious？”

他在心里推人的回答：不，有点意外，其也好。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

太自来熟了，他根本没有必要考些。于是他：“我得有点看。”

不禁流露出佩服的眼神：“你眼光好独到。我只是了人搬家的候要穿的衣服而已。”

“搬家是日？”

“我要搬到山上去，所以是比方便吧？”

“山上。”

“，你没听？不信号好哦，也会一周送一，所以不用太担心吧。”

白以自己会被迫接受禁的果，但并不是。房看起来像屋，但是少不会住在屋里，是一个到有点不可思的房子，不新不旧，卑地立在竹林里，，和原来的家其很像，就是更空，更安静，更……海拔更高。也空气更清新自由了。也更多了，他意地着屋走着。白在外面个屋子仿佛横放的，中是一道走廊相，知道自己不必日日看到，他松了一口气。不出半分，他就分配好了房。没再来打他，吃晚洗漱之后，他便上下，入无梦的安眠。

第二天，他于事情生得如此水到渠成。他听到有人在敲大，因太空，走到里都听得。方要找的是主，他不是，于是在一旁百无聊地听着。声音从不安成焦急，再成困惑，陌生男子不解地：“少没有手机？”他才屋里确少了一些代气息。没多久，一人来装固定。白不由得走出了个的地方。稍微离一点屋子的地方上被意覆盖，在是盛夏，森林里有一种反常的凉。偶听到相呼的，却看不任何生物。得迷路也没有关系，他沉浸在自然的声色中。在阳光被完全住的地方，他了。算穿上了男式的和服。他在着什么西。

“竹笋，”仿佛知道他在， “在有竹笋，真叫人吃。”

“他在找你，不回去？”

用小刀着土，：“学帮我看拔得了么？”白去搭了把手，竹笋已快成竹子，不肯放弃自己的努力从土里降尊地出来。里的地本就高低不平，根再乱，到候竹林也是歪的，一点都不好看。白如果么在意，就那些留下。疲倦地回答：“那些人来一就只得一西，来来回回地拿倒得我特麻。”

白：“你他？”

“没有，只是他□都太笨了。”

□么□明的人昨天住□来的□候也没□□缺了□器。□不服气地□，因□感□好新□，□会管那个。白□笑了，他已很久忘了怎么笑。

事□□明真的不需要很多□器，他□的生活十分复古：白□早上八点醒，十二点吃午□，晚上八点睡□。□随便的什么□候醒，不怎么吃□，半夜出去散步。一周固定打□次□□，□接，一通是来送□的，一通是家里人□候□的。他□几乎与人□隔□了。就算与人□隔□，他□的关系也没□得更□好。走廊□社交的隔离异乎□常地有用。□了一个月，有人送魔□□籍和工具上来□他□解□。白□几乎□疑□是一个阴□，因□他的身体先于他的思考把□拿了起来，□直□得上求知若渴。他有□手的天□，□手的意思不□□是打架。□装好的玩意又拿了下去，有人在□□那□表示□意。□微笑了：“□是黑桐打的□，他一直□得你可以恢复社会生活。”

“黑桐□了□？”

“□了。我□了，我以□学□是那种会□成□人的□型。”

不用他□，白□也知道自己的金色□□□□恢复成黑色。返祖已□□奇怪了，□果□能退回返祖□象，一百八十度□弯，毫不知耻地回到正常，仿佛一切都没□生。白□摸着自己的□□□：“好恐怖。”□□：“□没什么的，我猜□是适□力的□果，学□很□害。”不知不□，白□□□□竟然很□□□。□和是不是被幽禁在山上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个活□的少年，而且□常思□比□□快。送来的魔□工具越来越□，白□可以从早上琢磨到天黑。他偶□拿去□醒着的□掌眼，□高□起来（不□乱的情况下）能提出□多有用的意□。

某日晚上，白□做了一个梦。□个梦按道理□□□□无比，但可能由于已□入秋，□气□着□□般的□□。他仿佛站在水井旁向里面□望，但是井里不是水，而是沸□的岩□。其中有个荒耶。荒耶的像□□者里的机器人一□泡在他自己的熔□里，□着他□：“我不能再忍受和人□一起生活。他□愚蠢、残忍、□婪、嫉妒。他□每次每次都会反覆犯下与□去一□的□□。□你把我拯救出来，□我□上清□而□醒的生活。不然，我也将把你拖□□岩□中。”他听□自己的声音是个女声，□：“好啊。”□□一□而下，荒耶身首分离。梦就醒了。他相信□是□人的梦，因□白天正好他和□□起一些□去的事情。他心中□着一种不明所以的焦急走出了房□，即使知道□大概率不在。□不上是幸□□是不幸，今晚没有月光，因此他被坐在走廊上的□□了一□。

□□□在外面在下雨。白□□才意□到他自已已汗流□背。他打开了灯，□□□全身已被淋湿，像是从水中□出一般。把□剩的□居照□好，白□□□□比平□稍憔悴一些。他和□□起梦的事。□□：“荒耶是□？那个女人是□？”□上□着一种天真的神气。白□回答□，荒耶是他□以前小川公寓的物□，那个女人是拆迁□的□□。□听了也笑起来，一□栽到在地板上，□上便睡着了。第二天，白□□到了久□的黑桐。他仿佛□矮了一点，□胖了一点，□是幸福即将降□在他身上的征兆。听到他和式□婚的消息，白□由衷替他□祝福。黑桐□“□一点只是着凉，不妨事的，”又□，“怎好□□学□和□□我礼物。”但却表□得很高□。黑桐性格□是同□，温和而仁□。如果白□不□□□，那么黑桐□□可以算是一种人□的尽□，和他在日□里写的一□。

□到月亮出来了才醒，以至于看起来像月下透明的幽灵。白□把一些事□告他，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式是怎么看的？”

白□微□□异：“就算是我的意□也需要听？”

□□：“□了也没事。”

白□□：“是一位富有正□感的女士，差点把我大卸八□。”

□笑了，□：“□□也好。”他今晚没打算出□散步。白□站了起来，正待回房，突然看到□上竹影斑□。他站在窗□凝神静听，感□能听到松涛□□。白□回□□□：“□地方倒是很□雅。”

□□：“我就是受不了晚上□些□静才要出□的。”白□哦了一声，看他把被子掖好，像个不能瞑目的木乃伊一□□着天花板□呆。白□代替他出□去了。夜里的山□他来□并不算静。夜里的城市□然□□，但是□了某个□□点之后，就像死了一般沉睡着，□在夜里漫步的人□得明天□会醒来的城市尤□可憎。山不会。多少生命在夜幕的低垂下舒展着身躯，交□着生死。

在富有生命力的静寂中，他路□了竹笋之地。□里□残留着□□了一□的好奇心打□自然的痕迹。他□□看着□座无人知□的，并没有任何死亡的□墓。

白□想到一些神□的□□，气氛上和他□在的心情有点相称。也可以□是在□一个世界生活了一段□□，那么□种□□也和死后复活很相像。金碧□□的房屋、眼冒□光的妖□、五光十色的宝物、垂怜路人的天女。桃源般的望□。一□都不沾。想到□里，他不禁笑了一下。路就在眼前了。

## 12 attemper

私刑他很在行，但是白里却没有得痛苦。等他醒来，他奇地他的条下臂以及条小腿都不了。切面非常光滑。没有幻肢痛，仿佛那些肉体一开始就不曾存在。我成狗了。白里以狗的存在方式被介绍。

是一个非常灵活，快，跳的尸体。句的意思是，他一天有十二个小非常灵活，快，跳，剩下十二个小是尸体。他和他原来的一半是一体，切开的候心不在他的一，能活，真是一个奇迹。白自己没有那个面，不定他能眼看到整理自己的内。的身体是一个抽。当他陷入生理性的昏迷中，他像被收身体个抽中。白在床呆着，等待主人十二小后的醒来。

在他不知道自己个姿是坐着，蹲着是着。在最开始，他照样子，自己比原来的身体小了起三分之一，不直立的意不到。他新身体很自豪，人一子都占用那么多空，才会得空很。他，得抬看人很累。他一向是最温柔的，在他属于人的眼上一划，便免除了他在世界上的一种最大的苦役。从此，他得心明眼亮。他求耳、鼻子、舌也需要，将它取走。他有求必。他再也不需要多余的西了，在就是他的一切。

物在世上，只需要吃、睡、排泄。人是不幸的物，所以需要思考。在梦里想什么，他用物的心就能明白。的梦里没有死亡，没有食物，没有性交，只有一些成性物，一些烟，一些幻想，所以他不健康。无论如何，他全身全灵地喜悦着，种喜悦有宗教性。彼彼刻要用物才能到的境地，他在二十四小都在。可怜的需要在梦里找。不很快他就会醒来了，他会他开心的。

毫无疑问，在被分离的候就携了巨大的痛苦。种巨大的痛苦因失去了肉体的依托得可有可无，但依然固地存在，无法像感情一，像上的容易被清除。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男人女人都不是。他没有心，他的心属于人。听上去十分浪漫，于是陷入一种随在狂的无明中。此，他遇了白。是一个多么丑陋的玩具呀！上就喜上了个西。

命从他那里拿走了很多西，把一人似的野送了他做。他从此再也不缺心灵了，而且是一永不知道足，于受苦的心灵。他鞭打个西，只是偶，在白出他不想听的；白用没有舌、没有喉、没有声音的嘴，没有心灵的人是最高。他不想听的称。他从白，把白拉去狗交配，白知道他性上的不足，便努力取悦他。在五月的暖中，狗的叫和声和世界融一体。

在开始养白之后，接触世界得不那么令人狂了。之前，他是梦到溺水，醒来就真的有半身体仿佛在水中腐。他出一种持的尖叫，直到他被白拽下床止。个梦是源于本来位于心的空洞造成的，在他把个野填去。白知道他所知道的，想他所想的，于是他跳了原来是荷花池的泥中，的病就被治好了。在他是家里最健康的人。

在，他醒了，以一种体面而慎的方式。他看到白在地上慢地走来走去。即使是野，也有自己休息的方式。已不白的是是什么子，因上面有划、割、刺、。他得很真。那么，去散散步吧！在心里想，白回来，走到他身。今夜的月光想必是和以前十年、以后十年一模一。一着野的，一在心里悄悄地嫉妒起来。

## 13 | Pray To Stop My... ?

白里在五天前离世了。死因是不明病毒引起的高。是不明，在里的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相比白罪的一生，他前受的苦太少太了。医生来，个病人在十天前因呼吸急促、不能吞咽、全身被送到医院，陷入了妄。他不得已，用的束把病人绑在病床上。病人被制沉默，不吃不喝地了五天，生命便告停止。白里没有活着的家属，然所以是家族附属的，但黑桐是好心地掏了出来，付葬。那么，他的尸体怎么呢？

医物，式。很理解什么会来里下最后判决，或是因也来了。没有任何，只是凝着旁大大小小的瓶。他的目光在狭窄的停尸逡巡。里只有刺鼻的福林味道。

出之后依旧没有言。最后是式开口了，：“你是什么不意？”

像天气一，起其他事情：“你知道他被宣布没救了的那天，我也来了。”

“你完全没有必要来。他害你害得不？”

“即使，我也来了。他我，非常感我帮他了愿望。所以他也会我的愿望。式，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望。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

式的手与他相。他手手路。正好在灯前抵，目送身后的灯和流。式低下了一口气，：“你的眼光不是一般的差。”

（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一个被在病床上的人已完全失去了人形。我不知道自己什么会在里，很危，但是我来，危就是一种自由。我漫无目的地任凭思膨。病床上的学似乎了引起我的注意使地拍打着束。如果他是一的心，那么个心就是在垂死扎地跳着。活力一回光返照。我决定怜，走上前去。学的眼睛失去了光，像雨天留下的坑中的油膜。他本看不我，但他却独自笑了。我只人不出声音地哭，却从没有人不出声音地笑。他的喉上下活着，：我得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会帮助你，就像以前你帮助我一。我不想要死人的承，因此我走了出来。也我在离开之前清楚。）

按照家主的吩咐一一在家主是式了一利拿到了内。火化的人歉意地，自从他走后就开始焚，能救出来的就些。也算略通人体造，但也看不出是什么器官。回完全出自意料之外，他自己也不明白死人神秘的言他力有么大。他把内装全都是冰的箱子里，易走了。式他，个箱子里的冰可以保七天不融化。意思是你去度一个七天的假吧，去去。黑桐追着塞他一些指、手套，手机、，簿，防他万一行差踏，留下犯罪的些蛛迹。个人真是登。走到最近的火站，是三天来回的，他就。票上的地名他不，在之前，他的世界只有布子市那么大。于是，他有了一些秋游的心情。

在小小的包内醒来。火算不上豪，但是一等座把数不多的客人礼貌地划分开来，很好，至少不会有人追他的手提箱里是什么。他往右看，似乎是一家人的男女在，的内容有喜怒哀不等。玻璃隔了内外的空气，他不能像听到学没出的听人的心声。即使他的表情像油画一蜿蜒，丰富。

向左看，窗外已入薄暮。黯淡的水色罩在大地上，秋阳的金像被刺破了一般慢慢从天空中渗出。不合宜地，他想起白里的眼睛也是种色。他把手提箱从身去面的座位，手提箱怎么看都是皮，只有冰凉而硬的手感明了它是一个魔道具。列里的灯次第亮起，看到民居掠而，不禁在想：如果里面的住民偶把目光投向，那么条光的虫奔跑得多快！他没有开灯，想象只是自己在田野中，想象如水的秋是如何摩他的全身。

夜中，温度降了下来，然不冷，但是口中却呼出了白气。原来他是忘了打开空了。万俱寂中，只有面的手提箱随着列的出微的声。他一点一点看着白弥漫上冰凉的玻璃。鬼使神差地，他在上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个仿佛借来的名字在一分之后消失殆尽。

很快从上跳下。他看了几个小的景之后就已疲了。他不明白自己要追的是怎么了，所有的景都一成不：山，水，在的天地之，是路和人。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他然需要一个答案，但是他自身的行已成个他自己都疑惑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在几。但是他生性，所以他把所有地方都当成一个全新的第二天的布子市。里就是他的家啊。

在他的新家里找到了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里看起来有些温泉情，向老板后，得知里也有很多适合的地方，也可以叶。被到要不要替您寄存的候才恍然意到，原来他来里是了找替白抛尸的地方。那么，里很好。吃了内也不会成吃的，花也不会因下面埋着尸体开得更。

曾几何，他了确自己的存在，无做什么事情都要拉着人一起，新潮的法叫会。在



他拉着学[ ]的内[ ]街，[ ]在有些滑稽，他不禁笑了出来。天空被[ ]色和白色分[ ]半，云像静止的浪潮一般。只有凝神去看，才会[ ]它[ ]在高速移[ ]。路[ ]的[ ]非常[ ]，下[ ]已[ ]全是金黄色了，[ ]却[ ]有些[ ]。一吹，金色的叶子[ ]而落，有人[ ]智者看到花开叶落就能悟道，但是用[ ]的眼睛去看，只能[ ]瘁地[ ]得很美。他[ ]得自己很快[ ]，[ ]上要[ ]式[ ]信息：我下次[ ]要出[ ]玩！

[ ]看到了很多不同种[ ]的叶子。有大而卷的，有[ ]而平的，大家就算被吹落在地上也不会停止舞蹈。有一片[ ]叶打着旋[ ]到他眼前，[ ]叶的[ ]子真像雪花呀。他伸手去接，[ ]叶被他袖[ ]一[ ]，落[ ]了水[ ]里。看上去[ ]像一条活水道。[ ]着水道散步，路[ ]太多人的脖子，人[ ]着笑着，向前走着。那些[ ]叶擦着他[ ]的脖子[ ]落。[ ]安定下来，心想，[ ]些人曾[ ]都能成[ ]我的一部分。越走越[ ]，[ ]地，[ ]离开了他[ ]。

[ ]独自步入水[ ]。水[ ]不知[ ]何有一艘非常破旧的船，[ ]的靴子在木板上[ ]嘎作[ ]。[ ]要喂[ ]，却一条[ ]都看不[ ]。密密麻麻的芦[ ]比他[ ]高。如果他会划船或者通[ ]水性，想必[ ]能[ ]到更荒凉、更美[ ]的景色。可是他[ ]得[ ]就[ ]了。[ ]里[ ]一只[ ]都没有，[ ]又感到一种深沉的、无人的寂静。[ ]就是死，他[ ]于有了[ ]感。水既不[ ]，也不清澈，他一低[ ]，水面上就微微泛起[ ]漪。他把手提箱[ ]浸入水中，学[ ]冒出一串泡泡，像在和他告[ ]。

回去的路上，[ ]的心情[ ]郁。他想到白[ ]死前和他[ ]的[ ]。之前他并不需要的[ ]西，[ ]在在[ ]他索要[ ]酬。学[ ]到底想告[ ]他什么呢？他真希望再在那片静[ ]的睡眠里待一会。

回去的路上[ ]得有些[ ]。[ ]只从[ ]人的耳[ ]里听到了些起火的消息，好像是什么地方[ ]路老化，又好像听到[ ]的[ ]西失窃一一[ ]没[ ]其中的关[ ]。他只是一味地赶路，直到[ ]浪使他停步。[ ]得，他在[ ]里吃[ ]午[ ]，至于吃了什么，他是一点也不[ ]得了。火舌高高地[ ]着房[ ]，[ ]来无数木[ ]扭曲[ ]的声音。他心中的道德起了作用，也幸好[ ]里有很多温泉，[ ]突如其来[ ]的火没有肆虐就[ ]已熄[ ]。看着[ ]烟和零散的火星，以及天[ ]的赤[ ]色的晚霞，他突然意[ ]到自己忽略了什么。首先，如果手提箱真的是装[ ]了冰的魔[ ]道具，[ ]里来的空气？

[ ]奔回温泉旅[ ]。老板一[ ]困惑地[ ]他确[ ]是看到您[ ]着之前的箱子出去了。不可能，他从来没有放开那个手提箱[ ]。那么就真的只有一个地方。[ ]愕然了。

火灾[ ]已[ ]拉起了封条，[ ]以前和警察打[ ]交道，表明自己似乎[ ]落了一个重要的盒子在[ ]里。他[ ]慎地避开了手提箱的表述，因[ ]在[ ]面同[ ]有一个上班族在焦急地向警察[ ]他失窃的公文包。很快，[ ]勘[ ]的警察出来了：只有厨具和食材被[ ]了，从没[ ]什么公文包。盒子也没[ ]。[ ]不知道[ ]怎么描述那个盒子，正在[ ]的[ ]候，警察以[ ]他是[ ]心[ ]度，把他[ ]到已[ ]清理好的[ ]一一指点。[ ]了魔[ ]盒子，它的皮[ ]已[ ]和沙[ ]一起[ ]化了。可是，里面的[ ]西却不翼而[ ]了。是的，他可以[ ]得出[ ]是餐[ ]的宣[ ]，[ ]里是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木片。但是学[ ]呢？

[ ]急急地回到之前的水[ ]。他[ ]眼看[ ]了那个上班族的公文包。他一[ ]想要物[ ]原主的意思也没有。他无法否[ ]，也[ ]是魔[ ]盒子有内容保[ ]功能一一想象在火焰中，已[ ]半腐[ ]的内[ ]出来的[ ]景，他有点毛骨悚然。不，不可能。他突然想起式和他[ ]个[ ]是打不开的。那么就是房梁把箱子整个[ ]碎了，血[ ]和碎肉一瞬[ ]被高温气化了。[ ]也不可能，他没[ ]箱子的碎片，一切都是慢慢融化在火焰里的。所以。

[ ]微笑了。也[ ]微笑来得太[ ]。